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2790
1 February 1988

CHINESE

第二七九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2月1日星期一，下午4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奥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成员国</u> ：	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巴西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谷口先生
	尼泊尔	泽塞先生
	塞内加尔	萨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南斯拉夫	乔基奇先生
	赞比亚	查巴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4点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秘书长按照第605(1987)号决议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S/19443)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一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也请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摩洛哥、卡塔尔、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查波托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巴达维先生（埃及）、加雷汗先生（印度）、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内塔恩亚胡先生（以色列）、萨拉赫先生（约旦）、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尤素福先生（马来西亚）、斯拉乌伊先生（摩洛哥）、卡瓦里先生（卡塔尔）、亚当先生（苏丹），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摆在安理会成员面前的文件S/19466载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尼泊尔、塞内加尔、南斯拉夫和赞比亚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文本。

第一位发言的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我愿首先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它成员给我这次机会，参加辩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来说如此重要和极为关心的问题。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真诚地祝贺你就任安理会2月份主席，并表示相信，以你丰富的经验和经过考验的外交技巧，你将能够有效地指导安理会的会务。我也必须向你的前任、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大使表示他当之无愧的敬意，他在关键和繁忙的1月份中完美无缺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此外，我也要象在我前面发言的人们一样，向秘书长表示深切赞赏，他忠心耿耿和勤奋地完成了安理会交托给他的使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605（1987）号决议的规定提出了详尽的报告（S/19443）。

由于我们深切关注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非法占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局势令人震惊地恶化，我国代表团要求参加安理会的辩论。我们与国际社会的其它国家一道，极其痛苦和越来越感到义愤地注意着以色列军队在加沙、西岸和圣城耶路撒冷对巴勒斯坦抗议者的残酷镇压。暴力的激化造成了数十个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被打死打伤、几千个人被逮捕和任意监禁、野蛮和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和毒打、包括对抗议者和无辜旁观者——其中有妇女与儿童的断筋折骨的报复。这种暴行还伴随着其它集体惩罚措施，诸如一次为时数周的24小时宵禁，拒绝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进入受影响地区提供紧急食物和药品供应。甚至圣城也未能幸免，因为自从21年前被占领和非法吞并以来，它也第一次被置于紧急法权利之下。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亵渎使印度尼西亚人民感到特别厌恶。

实际上，事件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鲜明地突出了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压迫和暴政、剥夺和驱逐、贫困和死亡的惊人程度。它们也表明以色列一心要继续加剧已经无法忍受的局势并为和平设置新的障碍。

我国政府对被占领土局势的严重性的认识充分反映在1987年12月22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发表的声明中，除其它事项外，声明指出：

“这些行动是占领国“铁腕政策”的翻版，是对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和严重的违反。印度尼西亚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发生这种危险的压迫升级和暴行的直接原因在于，巴勒斯坦领土长期遭受占领，巴勒斯坦人民仍旧处在无法忍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之中。只要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家园的权利，那么这种令人叹息的状况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只能加剧该区域严重的紧张状态和对抗，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A/43/61，附件）

不言而喻，我们看到的放肆镇压的可怕景象是对秘书长报告所载以色列对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先生所说的话的嘲弄，以色列声称其唯一目的是恢复法律与秩序，它正在采取步骤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这些话不仅不符合现在和过去两个月里被占领土上发生的事，而且也不符合以色列高级官员傲慢地宣布的话，他们说“首要任务是使用武力、力量和毒打”，而同时又轻率地宣布其目标是恢复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的“安宁”。顺便指出，这种好战和毫不悔改的态度是在秘书长发表他的报告的同一天表露的，这也说明以色列蛮横无礼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显然，以色列根本无意遵守1987年12月22日的安全理事会第605(1987)号决议。以色列不顾安全理事会第607(1988)和第608(1988)号决议责令以色列不要非法驱逐巴勒斯坦平民、并进而呼吁让已经被驱逐的人立即返回，照样反其道而行之，这就再次突出了以色列对安理会决议的蔑视。

决不能允许以色列躲在完全不能被接受的一戳即穿的自卫借口后面，为自己在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的非法存在辩护。它也不能以任何方式使镇压与迫害的非人道行为和措施合理化，当然也不能引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实行的法律与规则来进行诡辩。必须迫使以色列为其粗暴违反《宪章》、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其它世界文明行为准则承担全部责任。

在此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是，被占领土上目前的危机程度超过了过去20年的任何时期。实际上，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压迫者的斗争在性质和水平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预兆着局势进一步演变会带来意义深远的不可抗拒的后果。自发抗议已经扩散到整个被占领土，现在已经达到持续的人民反抗的程度。

把被占领土目前的动乱和斗争与历史上强加给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分割开来看待，同样是短见和甚至是危险的看法。在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下，成长起来的一整代人只见过外国占领下的迫害、侮辱和痛苦。这一持续的人类悲剧长期以来无法或不让停止或解决的事实只会加深压在头上的仇恨、沮丧和绝望情绪。过去20年来巴勒斯坦人每日每时都受着这种情绪的压抑，也正是这种情绪触发了被占领土上目前的这场暴动。

由于发觉这个庄严机构不能或者不愿意履行自己根据《宪章》所承担的重新让巴勒斯坦人行使其不可剥夺的的权利的责任，他们感到更加失望。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无可非议的领导下，作出了他们面临的唯一选择；这就是继续进行他们的合法抵抗和正义斗争，以恢复他们被剥夺的民族权利。因此，即使我们现在讨论秘书长的报告及其有关如何确保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平民安全及获得保护的建议的时候，每个人都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心问题不是如何使以色列治安部队的行为变得更加人道，也不是如何使占领变得更合巴勒斯坦人的口味，因为正如在被占领领土与古尔丁先生交谈过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向他所证实的那样，

“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绝对不可能接受以色列的占领。”（S/19443第20段）

因此。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报告中所强调的结论之一，即确保平民的更大安全及获得保护的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这些措施只是治标。我进一步引证该报告：

“……这些措施固然十分需要，但这些措施不会消除造成通过安全理事会第605(1987)号决议的悲剧性事件的根源”。（同上，第52段）。

因此，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和主要挑战是、并且仍然是实现阿以冲突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阿以冲突的核心一直是巴勒斯坦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承认和实现巴勒斯坦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即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一个自己的国家行使自决权。这种解决办法将使以色列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它非法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因为只有到了那时，才能谈论和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

绝大多数会员国深信，大会第38/58C号决议所设想和核可的国际和平会议提供了通过谈判成功地实现这一解决的最好机会，这也许是唯一的机会。

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再次重申支持召开这个会议，并为进一步表明诚意。他们上周在突尼斯举行的阿拉伯联盟特别部长级会议上建立一个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政府举行会议的部长委员会，以期早日召开这个会议。

现在需要做的是增加和保持政治和外交压力、以便使以色列相信，一项通过全面谈判达成的，并在平等基础上构想出的解决方法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因此，特别是以色列的朋友和盟友们必须与秘书长合作，以便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就各项可使国际和平会议得以召开的具体步骤达成协议。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真正的选择是调动联合国的最高权威和决心以及安全理事会机构，以便开始导致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和和平解决真正谈判的进程。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是争取和平、真正和平的勇气，而不是无休止的交战，镇压和战争。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印度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雷汗先生（印度）：我象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一样对看到美国担任主席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审议工作感到高兴。 本月份将是一个活动繁忙紧张的时期，并将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 沃尔特斯大使和你，奥肯大使充分掌握这种技巧。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杰出的前任蒂克尔爵士表示衷心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一月份工作。 上个月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时期，但蒂克尔爵士显示出对所涉问题特有的深刻了解并在处理这些问题中表现出必要的机智和耐心。

我国代表团要求本着秘书长在其报告第54段中发出的呼吁的精神在这次辩论中发言。

安全理事会几个期长内第四次开会审议被占领领土局势。 这表明了局势的严重性和国际关注的程度。 我们面前摆着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605(1987)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该报告是一份措词谨慎的文件，它精辟地分析了被占领领土悲惨局势的根源，并提出了以深思熟虑和客观的方式处理该问题的明智方法。 我还要感谢古尔丁副秘书长访问该地区。

该报告读来令人痛心和不安。 例如，第13段的部分内容如下：

“令人痛心的是，除了采用严厉的镇暴办法外，对个人任意使用暴力的现象是常见的（例如在发生投掷石块事件时将碰巧在场旁观的青少年加以殴打，或将拒绝让学生不上课而去校外清除别人在道路上放置的障碍的教师在他的学生面前加以殴打）。 同样普遍地一种控诉是说，以色列人轻蔑和傲慢地对待巴勒斯坦人，似乎是有意地要侮辱他们并贬抑他们做人的尊严”（S/19443, 第13段）。

这种公然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在被占领领土残忍地使用武力的行径造成许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和数千人被拘留，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许多人

年龄不足16岁，一些人只有11岁或12岁。

这种蓄意地侮辱全体人民的企图表明，以色列当局根本不理解过去几周在被占领领土和以色列本土发生的事件的含义和重要性。因为普遍的示威活动实际上是一项毫不含糊的、明确的政治声明：多年的占领没有动摇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精神。

秘书长的报告生动地描述了局势。

“……过去六个星期的动乱表明了被占领领土人民的绝望和失望，他们半数以上的人除占领的现实之外一无所知，而占领剥夺了他们认为是合法的权利。结果给双方都造成悲剧。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青年每天都同与他们同龄的以色列士兵对抗，这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S/19443，第17页）

秘书长的主要建议是国际社会进行一致努力，说服以色列接受

“《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被占领领土，并改正其行为，以便充分遵守该项《公约》”。

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一定会发出这一要求和呼吁的。

这些事件已经够令人悲哀了，但如果我们失去国际舆论所产生的动力，无法着手进行严肃和一致的努力，首先解决造成动乱和示威的根源问题，那么这将更令人悲哀。

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意见分歧。中心问题依然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被剥夺，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难民。

必须通过谈判找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说，这种解决必须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这种解决的其他基本内容也是众所周知的，必须包括以色列撤出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权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和平与安全地生活。

必须迅速开始谈判进程。和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印度认为，第38/58C号决议中设想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依然是进行这些谈判的最适当的框架。必须立即与巴勒斯坦人及其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进行对话和磋商。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负有特殊责任。

任何有关安全的错误或短见的观念只会导致以色列更加不安全和该地区继续处于动乱之中。现在是时候了，必须体现出更大的现实主义和谅解的精神，体现出政治意愿和政治家风度。必须毫不拖延地开始秘书长所呼吁的“有效的谈判进程”。这一进程只能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这一点已得到大家的接受。一项通过谈判产生的政治解决是解决以巴勒斯坦问题为中心的阿——以冲突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这种解决，那么只能是冲突和暴力，使得一个已经问题重重的地区的局势继续恶化。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我请他在议席就座并发言。

查皮托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二月份主席，并祝愿你在担任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期间事事顺利。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蒂克尔爵士表示赞赏，因为他在担任安理会上月份主席期间进行了努力。

秘书长按照第605/1987号决议的规定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再次令人信服地表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必须立即通过外交手段予以解决。该报告客观地报导了以色列武装部队在被占领领土内向平民使用武力，基本的人权没有得到尊重，巴勒斯坦人民受到了经济压力，难民营内令人无法忍受和羞辱的局势继续存在。

报告例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所推行的政策的非法性：二十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在寻求吞并这些领土。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诉诸最猖狂的恐怖行动、残酷的毒打和屠杀，用最精密的战斗器件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部队也没有能够扑灭巴勒斯坦人民正义的怒火。因此，它今后也别指望通过暴力和驱逐出境来压制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人民的合法要求。相反，长期强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盲目地拒不承认巴解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行为已经导致民众公开表示不满，不仅在被占领领土是这样，甚至在以色列境内也是如此。

以色列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不愿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和平和全面解决既符合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也同样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这样的立场令人难以理解。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报告中的话，即必须采取旨在确保平民获得安全和保护的进一步措施；我们赞同报告的结论，即如果不就全面、公正和永久解决中东局势进行谈判，就不可能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和中东地区内取得真正的和平与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信中有关加紧努力、以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呼吁是完全有理由的。

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中提议，不加拖延地进行具体努力，在安全理事会内着手为中东问题国际会议作出安排。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摆脱目前极其复杂和危险局势的现实途径。我们坚决支持这一提议；这一提议完全符合大会第38/580号决议，因为它本着国际关系领域中新思想的精神，表达了为这一问题寻找能获得普遍接受的办法的政治意愿。

苏联倡议在安全理事会的架构内不加拖延地开始磋商，以便找出有效的谈判进程，创造出不可缺乏的条件，从而能够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让巴解组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其它所有有关方面都能参加。

我们认为，在目前局势下有必要加强安全理事会的活动，以便为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创造现实的先决条件。以色列拒绝联合国召开国际会议的协同一致的努力，是在进了一条死胡同，武力或分别解决办法都绝对无法逃出这一死胡同——这是已经被过去20年的历史和最近的事态有力证明了的事实。

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越来越强烈地确信；必须立即找到全面解决中东局势的政治办法。其他国际组织，不论是不结盟运动、阿拉伯国家联盟，还是伊斯兰会议组织，也都正努力争取政治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此给予积极评价，并希望有可能通过这种联合努力战胜以色列目前的非建设性态度，从而打通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进程。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因此，我们将继续向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政治支持，同时希望安全理事会的这一系列会议将成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合理要求的又一重要步骤。我们相信，只要接受和执行苏联最近提出的倡议，就可以作出有效的贡献，苏联倡议的目的是找寻具体可行的办法解决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并通过安理会成员的集体努力实现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

主席：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安理会先前曾在第2785次会议上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马克苏德先生发出邀请，他现在希望第二次发言。经安理会同意，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主席先生，允许我与大家一道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并对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大使的能力表示赞扬。

再次召开安理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安理会上次复会到今天这段时间发生了几起事件。以色列占领当局再次在当地开枪射击，使至少三人壮烈牺牲，多人受伤。这说明以色列占领当局一意孤行，回避国际社会，和以往一样照常无视联合国、其决议、《宪章》和各种公约。

以色列似乎无意执行、响应、有所触动于或尊重安理会所体现的国际意志。我们得出的就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结论，特别是鉴于以色列的手段非但没有放弃，反而正在加强，我们只能得出这种结论。以色列的打算目前已经传播到更广泛的有关人员，即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者们，他们被认为是“定居者——在那里非法建立定居点——但却是武装的“定居者”。他们被称作平民，但却持有武器，表面上是保护非法的定居点。因此，不仅是占领军，而且那些本应为平民但却武装起来的非法定居者都正在起着一种新的作用。我们每天都看到以色列据以执行其占领权力的手段花样翻新。

有一天，赫佐格先生说 he 担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霍梅尼主义的泛滥。昨天，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圣墓，于是我想他们——教堂里的人接下去将会担心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附带提一下，这表明巴勒斯坦人对占领的反抗并非是宗教性的、出于宗教理由的，也不是以种族为动机，而是因为巴勒斯坦人不要占领，而是反对占领。他们所争取的是自我表达和自决的权利。这些才是明显的原因。

今天在纳布卢斯，示威更加强烈，而镇压措施亦更加严厉。把巴勒斯坦人民的示威与占领当局的行为相提并论，完全是莫明其妙的。示威者并未使用暴力。

以色列人对我们说，扔石头是一种暴力形式。扔石头是一种阻止占领者推行占领的形式。开枪射击、殴伤民众直至骨折、夜入民宅、逮捕成人和儿童——这才是占领，这才是暴力。

这就是占领当局采用胁迫性措施所固有的暴力。反抗者所采用的方法则是：示威、向联合国申诉、设法采用一切平民不合作式的和平手段。我在以前的发言中已指出，巴勒斯坦人的起义无疑打开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利用《联合国宪章》所允许的一切手段顽强地争取自己权利的决心。这场起义是无法制止的，也不应该被制止。它给巴勒斯坦人恢复了以色列企图夺去的尊严；每当阿拉伯人向联合国申诉几乎每次都由于徒劳无益而失去了信心，现在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此：这种在于各种同时发生的事态发展，地面上所发生的事态发展，以及所谓外交气氛的有关事态发展。 这几天我们听说美国要派遣特别使节前往约旦。 舒尔茨国务卿昨天说“既不要国际会议也不要直接谈判。 这些都只是程序性的行动，需要强调的是实质。”我们同意他的观点，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实质性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指出，由联合国主持的国际会议是我们用来优先处理实质性问题的机制。 因为，我们认为，在结果不明确的情况下，直接谈判不是办法。 对我们来说，谈判是达成结果的可取形式，但是首先必须把结果予以确定，然后再进行谈判。 我们认为，谈判并不是摸索结果的轻松行为。 因此，我们拒绝有人把谈判——直接谈判，双边谈判——作为替占领辩护或认为放弃部分领土是合理的遁词。

我们也反对企图核准对任何一寸领土的占领——无论是占领戈兰、东耶路撒冷或肯定非法定居点的存在与蔓延——的谈判。 我们要的是通过联合国国际会议的谈判，这样才能保证谈判不会因占领国与被占领居民之间的力量悬殊而使居民成为俯首帖耳的顺民。 在这方面，联合国国际会议就变成致力于实质性成果的机制，至于直接双边谈判的目的在于把以色列的霸权地位强加于人，背离一个明确、真实和双方都接受的结果的目标的途径。

我们认为，谈判达成临时过渡性协议是一个积极的出路，但它也是一个危险而十分严重的陷阱。 这里我们也认为，我们谈判的目的是达成一个可信的结果，为了保证谈判产生结果，必须根据谁有能力实现谈判解决的结果的观点来分析谈判。 有人企图避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把它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可信的真正代表。 把巴解排斥在谈判以外说明没有认真严肃地谈判的用心。

在外交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方决定谁是对方代表的先例。 那样做只能意味着谈判进程只是假的，参加谈判的人只是核准占领者的意愿而已。 因此，我们认为，任何倡议或恢复和平进程的努力都不能被看成是对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目前努

力的取代。联合国义务根据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在中东建立和平。如果某大国——美国、苏联、联合王国或其他国家——有它自己的设想、主意或重点，现在可以在一次国际会议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唯一坚决反对召开国际会议的只有以色列，它对各种倡议只作轻微的反应以便赢得时间，其目的是要使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和平行动、结构和机构的努力出轨。换句话说，以色列想要使安全理事会瘫痪，就象它曾经践踏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样。以色列想要瓦解安全理事会的努力。不应该让以色列使安全理事会瘫痪，也不能让它把安理会的努力和职责变得微不足道。

正因为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筹备这次国际会议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必须平息被占领领土内的紧张局势，以便真正解决这场冲突。如果有人企图以平息被占领领土上的紧张局势来减轻对占领的抵抗，使以色列能够获得更多的时间进一步吞并领土，并纵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那么，这将构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局势。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不现实的。如果对以色列的顽固立场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妥协才算是现实主义或务实的话，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国际社会开始实施法律，并迫使顽固分子遵守法律和国际和平的要求，这才是实现主义。

根据上述意义，上周末发生的事件和那种想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系统外寻找解决方法的企图使我们得出下列结论：如果我们允许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不加以认真反对，我们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帮助那些企图使安全理事会变得无关紧要的人。我们阿拉伯国家拒绝这种做法。我们阿拉伯联盟已通过各种决议阐明了我们的承诺，即认为需要召开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筹备的、由直接有关的各方参加的国际会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于知道超级大国是对真正解决冲突作出了承诺。在这些辩论和审议期间，我们一直想讨论以色列最近几年在占领中犯下的暴行造成的有关人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安全理事会参照秘书长的报告及其分析和建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安理会将能够在稍后阶段讨论实质问题，并最后解决这一地方性的冲突。

但如果秘书长的报告或安全理事会的职能受到面临瘫痪的威胁，或至少不能发挥重要作用，那么，我们怀疑我们怎能继续利用联合国机构来讨论40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们这不稳定的地区的那些实质性问题。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现在安全理事会被要求就提高秘书长的信誉和效率作出努力。我们还认为，秘书长的报告无论在实质性部分，还是在分析性部分，都是一次大胆的努力，大大地提高了大家对联合国构制的信心。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将认识到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也许起义已无意中帮助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恢复了建立和平的作用。

本着这一精神，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的成员重新讨论目前的怨懣情绪，以此作为它最终承担为巴勒斯坦和中东其他地区人民带来和平与正义的责任的第一步。

主席：我感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在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我祝您幸运，我知道您一定需要的。我们完全相信，您和沃尔特斯将军将勤奋地、不偏不倚地、出色地进行谈判，和履行职责。

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的居民1967年以来所受的痛苦以及这些领土本身的地位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政府严重关注的问题。我们欢迎秘书长1988年1月21日的报告，该报告清楚、全面地阐述了这些问题，并指出了前进的道路。我们非常感谢他，并赞成报告叙述和建议的精神。我还要感谢古尔丁先生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拟制这份报告作出的努力。

秘书长在报告中描述了我们在电视上和报纸上看到的情况：居住在被以色列占领20年的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拒绝占领的行动。我们还看到占领国安全部队的根本不顾文明准则的行为的例证。我们极不愉快地从上述情况中被提醒：国际社会为帮助有关各方解决中东冲突潜在问题而进行的努力失败了，认识到这一失败的代价和危险正日益增长。

在座很少有人会低估这一问题是何等复杂和棘手。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安理会里，都表示愿意认真处理问题，并避免使用苛刻的语言和互相攻击。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提出的要求，即在关于阿以冲突的辩论中减少刻毒漫骂，国际社会采取自觉的行动，以促进谅解。我们感谢安理会成员根据这一精神所作的发言；在我担任主席期间，我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作为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民的朋友，我们基本目标是帮助找到减少紧张局势、促进公正体面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结论：改善被占领领土巴勒斯坦居民获得安全、保护和福利的短期措施充其量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当然，这些措施仍然值得我们的急迫注意。秘书长确定的优先事项是明智的，我们支持他的主要建议。具体地说，我们赞成要求以色列遵守根据《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它应该承担的义务并确保它作为占领国的行动符合这种义务。毫无疑问，该公约完全适用于被占领领土。我们认为以色列提出的相反论调没有可取之处。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我们将继续尽力劝说以色列政府认识这一点。

同时，我们同秘书长一道要求以色列采取具体措施满足紧迫的人道主义要求。在这里我要热烈赞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它在被占领领土上所进行的工作依然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将对任何有关增加其资源的呼吁给予紧迫和同情的考虑。

我也赞扬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秘书长充分地肯定了它的成就，几十年来工程处以奉献精神进行工作，但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我们注意到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延长工程处任期并提高它向难民提供援助的能力的建议。我们期待着工程处的主任专员提出详细的建议。我们也注意到报告中记载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要同工程处和其它与巴勒斯坦人一道工作的救济机构进行充分合作的保证。我们欢迎这些保证。联合王国一贯支持救济工程处，而且是其中一个主要捐款国。除了我们最近宣布的要增加对救济工程处经常预算的捐款之外，我们也随时准备对任何要求额外资金的呼吁给予紧迫的考虑。我们已经通过欧洲共同体提供了额外的紧急援助。

这些都是具体的步骤，秘书长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些步骤是正确的。我们也同意他的看法：应当给予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从事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更大余地。秘书长承认，他的许多建议能否执行取决于以色列的同意和遵守。我们敦促以色列对秘书长报告的建设性精神作出响应。

秘书长报告的要旨得到其他许多发言者的反响，这就是任何短期的救济、紧急的保护措施或小规模的经济援助都不能使占领为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所接受。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这种措施的危险在于只能触及症状，而不能医治病根。真正的根治办法必须是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以实现真正的和平。解决办法的主要内容早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些内容是：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并解决这些领土的地位问题；保证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该区域各国在公认的边界内安全生存的权利并规定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合法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

这些内容为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除非有关各方自觉地本着妥协的精神为谈判做好准备并避免采取任何使和平更难以实现的行动，否则解决办法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首要步骤，或许说最艰难的步骤是承认对方的合法利益和冤情。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去年十一月在安曼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这就要求有关各方作出明断。双方都必须放弃各自所抱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别的选择——恐怖主义讹诈、武装斗争、日益恶化的不稳定的现状——更不堪设想。

我们认为，有关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有冲突各方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国际会议的建议才是一次真正的机会。这样一次会议应当充当直接有关各方进行谈判的场所。它们彼此间愈是能够进行直接对话，就愈好。去年，各方在争取就会议模式取得一致意见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一进程现在应当恢复，而在该区域有影响力的外部国家应当给予充分支持。

我们知道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促成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感谢他们为此做出的艰巨努力。我们过去为之作出了努力，我们今后也将再

次愉快地为之出力。 去年安理会审议海湾悲剧性冲突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它表明五个常任理事国能够而且也应当紧密合作，以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十年来我们看到数百万人卷入一场持续不断的悲剧之中。我们秘书长的报告指明了出路，让我们走这条路吧。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本人和沃尔特斯将军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已准备就绪对摆在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现在就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首先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我现在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威望和权威是非常重要的财富。过去，安理会在关键时刻有效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威，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第 242 (1967)号决议和第 338(1973)号决议的通过就是安理会进行有效干预的例子，这两项决议仍然是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实际上也为各方所接受。令人遗憾的是，特别是近年来，安理会召开许多次会议审议无助于解决这场冲突的倡议。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正是这样一种努力。 自从示威和暴力从十二月份在西岸和加沙爆发以来，安理会这是第四次开会审议该地的局势。 美国认为，在这期间通过的三项决议已经充分表达了安理会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我们认为，目前通过进一步的决议充其量也是重复和不适当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只会使正在进行的旨在以现实态度处理当前动乱的外交努力偏离正轨，而当前的动乱正是巴勒斯坦问题和实现更大的目标——为所有有关各方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力未能成功而出现的病象。

美国将否决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该草案构成一种不合时

宜地使安理会介入这些问题的努力；在目前时刻，最好通过外交渠道来处理这些问题。

自从动乱发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在加紧努力，以鼓励所有对局势有影响力的各方为恢复西岸和加沙的公共秩序而努力。争取解决的努力必须进行，这是非常关键的。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正在与直接有关各方面进行磋商，以便谋求方法，根据第 242(1967) 和第 338(1973) 号决议进行谈判，从此解决巴勒斯坦冲突，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只有征得直接有关各方面的同意，才能就谈判的进程和主持谈判的适当机构达成协议。不能把这些强加给直接有关的方面，哪怕是这样的暗示也不行；而该决议草案却企图这样做。

我国政府承认并尊重联合国和安理会谋求解决阿-以冲突的关注。我们尊重秘书长及其代表根据安理会的请求为评价目前局势所进行的努力。我们支持联合国各个机构为改善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福利而开展的重大工作。然而，我们不赞成安理会在目前事例中以重复和毫无结果的方法来处理目前的动乱和以色列的反应，以及在有关方面就主持谈判的适当机构达成协议之前便指导一项谈判进程。应该明智、爱惜和切合时宜地运用安理会对这些问题的权威。

现在，我恢复我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

我将载于第 S/19466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尼泊尔、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南斯拉夫、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四票赞成，一票反对，零票弃权。由于安理会一位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决议草案没有获得通过。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二月份第一次在安理会里发言，加上现在正是月初，我要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并表示我坚定地相信，奥肯先生，你和沃尔特斯先生著名的外交才能和个人品质将使得安理会二月份的活动获得有效的领导。

当然，我国代表团必须考虑到一个人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所进行的活动以及他作为一国代表团团长所进行的活动。我觉得我应该强调这一点，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我这篇发言。不幸，我无法将这整篇发言都用来赞美美国代表团，因为它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第一天就投了否决票——不顾安理会其他所有成员的一致意见，独断专横地否决了一项必要和重要的决定。而只要仔细和冷静地看一看，就会发现这项决定的草案案文措词温和冷静，非常有效和平衡。

我继续进行我的开场白。我要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表示敬意，因为他在上月份表现出了巨大的专业水平，有力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克里斯平爵士以他许多令人羡慕的品质赢得了我们巨大的尊敬。令我特别欣赏的是，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我们终于能够接近使安理会准时开会。当然，这并非他担任主席期间安理会最伟大的成就，但这确实是十分独特的，值得今天在此一提；同时我们希望，安理会的成员们能继续保持克里斯平爵士担任主席期间树立的传统。

苏联代表团投票赞成由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尼泊尔、塞内加尔、南斯拉夫和赞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完全赞同决议草案中表达的巨大关注；在我们讨论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所处的悲惨局势中，除了一、两个代表团外，所有发言的代表团都表达了这种关注。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以色列政府对居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残酷镇压，他们紧迫地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援助和保护。事实是，这不是一个我们专门就这一问题开多少会和已经通过了多少决议的问题。不幸的是，情况没有发生好转，如果未来情况还是不发生好转的话，安全理事会在道义上还有什么权利不履行其职责，不考虑和不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作出有关决定？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因为我们同意秘书长报告（S/19433）中提出的主张。我们要再次感谢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提出这份客观的、材料翔实的报告，并感谢他就联合国对被占领领土进一步工作的领域和解决作为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关键的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了有益的建设性主张和切合实际的意见。

在这一方面，我们高度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讨论上述秘书长报告的会议期间，大家普遍地明确表示支持加紧进行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实际筹备工作的建议。现已得到公认，召开国际会议是可能使我们摆脱爆炸性的中东局势和目前僵局的唯一办法。

在这一方面，我要再次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苏联外交部长谢尔瓦德纳泽先生给秘书长的信中提出的建议的重大实际意义。该建议包括加速和促进召开关于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具体步骤。

我们感到极为遗憾的是，美国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第二次投票使安全理事会不能够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和通过有关黎巴嫩和被占领领土的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并且使安全理事会辜负了国际社会的期望。

苏联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的立场而未能通过这项决议草案这一情况将不会削弱秘书长继续以他常有的技巧和献身精神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交给他的任务的决心。我们还希望，秘书长将以他本人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所描述的方式积极地进行工作。当然，这份报告仍然

有效并保持其重要性。

我们还希望，虽然工作目前受到挫折，安全理事会将继续积极关心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因为这一局势不能不引起任何通情达理的人的义愤，而且，除此之外，安理会还将寻求各种途径和方法来影响这一困难局势，从而减轻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并通过全面解决办法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

我们还表示希望，以色列政府不要把安理会由于美国再次行使否决权而未能通过决议看成是安理会宽恕特拉维夫在整个中东特别是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正在推行的政策。

不容许对有关这一问题的世界公众舆论作任何双重解释。就象世界公众舆论一致要求立即开始全面解决阿以冲突一样，世界公众舆论也一致谴责以色列现任领导人推行的这一政策。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对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我本人和沃尔特斯大使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知道，美国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有点困难，而且可能有点矛盾。然而，我们对你表示欢迎，并相信，在二月份期间，安理会将出现比较积极的工作。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衷心感谢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在过去两周内所表现出的热忱和勤奋的精神。他在履行安理会的职责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客观态度和使会务顺利进行的决心。

克里斯平爵士的动机在于试图避免使国家社会在促进了解与和平问题上失败。他未能实现其全部希望，但至少他尽力而为了。

我愿向联合国秘书长肯定，他的报告尽管遭到否决，但仍获得一致支持。据我们看，每一位代表都赞成报告并同意其中的建议。我们相信，尽管有人否决，但他仍可从表决之前的会议记录中看到这一点。

我要向大家报道，安理会上星期五休会以来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和暴行。比如昨晚，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和以色列士兵从代什难民营中绑架了四名儿童；并在今晨又绑架了三十人。我们仍为他们的命运而担忧。

今天，占领部队向卡尔基利亚的示威者开枪，并逮捕了一位名叫萨贝尔·达马德·蒂巴维的九岁男孩。

星期五开始的对纳布卢斯的进攻，使72人受伤，其中19人中弹受伤。受伤者被送往巴勒斯坦女工工会医院，目前人们正呼吁提供更多的血液、碘酒、绷带和用来治疗医院中伤员所需的供应品。

在希布伦，本因纳希姆的贾迈勒·阿塔·伊斯迈伊尔和阿德南·德拉维由于受枪伤而被送往医院治疗。

在阿纳塔，大约2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两人死亡；一个名叫穆阿亚德·沙亚尔，21岁；另一个名叫穆拉德·哈姆达拉赫，17岁。

当然，我们都目睹了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外发生的事件。我们还了解到对靠近伯利恒的贝特萨胡尔东正教堂的袭击。我们还了解到在拉马拉发生的类似事件，在那里，星期日的礼拜者受到骚扰和袭击。而在这之前，则发生了上星期开始的袭击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清真寺的事件。

我们听到并获悉纳布卢斯城被宣布为战区。我们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两星期内已在纳布卢斯第九次宣布宵禁。

加沙的局势大同小异：难民营受到占领军更残酷、更野蛮的袭击。在此，我希望秘书长继续努力，扩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对这些难民营的服务与活动。

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维持现状，这将意味着我们每天召开安理会审议更多受害者、受伤者和由于吸入毒气而被迫流产的妇女的问题。谁又知道：我们了解到以色列军队正在喷洒某种似乎比催泪弹更具杀伤力的绿色液体。我们迄今尚不正确的了解绿色液体的性质。

当然，我们完全同意应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信誉、尊严和权威。我们正是出于对这种尊严、信誉和权威的尊重，才来到这里。我们到此，首先是要看到人们使安全理事会能够执行被赋予的使命，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原本希望其成员会单独或集体地保证《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规定被尊重。因此，人们来到安全理事会，谁也没有挫伤其信誉或破坏其权威；相反，我们到此是为了运用这种权威。

美国代表告诉我们，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仍然是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我要提出异议，因为我读过这两项决议——我认为我可以背诵它们——而其中一点也没有明确或含蓄地提到巴勒斯坦问题。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美国政府在1978年非常明确地指出，第242(1967)号决议没有提到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范围。那么，我们怎么能想到美国现在认为第242(1967)号决议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呢？

什么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人人都很清楚：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被剥夺了自决权和生命权，而现在又正被从家园中“转移”——这是消灭的委婉的说法。

因此，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在什么地方谈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然后我们被告知，这些决议被几乎所有各方面所接受。我很想要知道：这些所有各方面究竟是谁，巴勒斯坦人民是不是冲突的一方。我们称之为巴勒斯坦问题，所以巴勒斯坦人民必须是冲突的一方。我不知道巴勒斯坦人曾经接受过第242(1967)或第338(1973)号决议。

我们继续阅读美国代表的发言，他说三项决议已经够了。我们是在就一项商业买卖进行谈判——现在三项决议，以后两项，两次否决应该使银货两讫——还是就活生生的问题进行谈判。一些人正被杀害。我们不是在玩游戏而获得7：3的比分，或任何其他比分；我们正在处理人的未来。各项决议和安理会的工作是否真的会把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偏离正轨，从而使得这些决议和工作成为不适当？我们从1949年以来一直听说这些外交努力。我属于能够回忆起1949年的外交努力的年龄组的人。这些努力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当时的注册的难民人数是80万；现在是超过两百万。当时的巴勒斯坦有百分之八十被占领；现在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如果我们包括其它阿拉伯领土的话。因此这些外交努力把我们引向何处？

然后有人告诉我们，美国正在就解决巴勒斯坦冲突和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方法与直接有各方进行磋商。我很想要知道美国政府正在同谁磋商。我们在电视上，甚至在华盛顿看到有些人说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此我不知道美国正在同谁磋商。不仅如此，如果美国真正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进行磋商，人们会认为，它首先至少应当同同一个能起作用的方面磋商，但就我们所知，美国没有同能够起作用的巴勒斯坦方面磋商，我们并不知悉美国正在同任何其他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领土直接负责的人磋商。

没有人企图将解决方法强加给他人。强加的解决办法渊源于一个已经失败的措施。由于那些年轻孩子们的决心，他们神圣的石块证明比坦克、喷射的绿色液

体和军法强大得多，军事选择未能成功地强加解决方法。

当然，我们都尊重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关心。我们也必须尊重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应当被允许能够承担其职责的事实。美国的否决权正使安全理事会无法这样做。

在决议草案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条款可以阻止国际社会作出如下的规定，例如，安理会

“重申在联合国主持下，实现构成巴勒斯坦问题组成部分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全面、公正与持久解决办法的紧迫需要。”

首先，如果美国想要在联合国之外行动或不让它承担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我能够理解。但我还是采取实事求是的途径，假定美国政府也想在联合国系统内活动，因为它所有在联合国系统之外的努力都没有带来和平。我不需要引证这方面最明显的失败例子。

或许美国反对安理会表示为谋求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而努力的决心。我神智并没有混乱。美国能否老实地说它反对安全理事会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吗？

安理会的权威一向获得明智的但不是有选择性的运用。安理会过去曾正确地完成其职责的事实并不真正使人产生它正在采取不明智行动的印象。

我们很高兴并感谢以安理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已采取了它所采取的行动。我们感谢14票赞成票，它表明美国政府选择担任反对和平努力的角色。

主席：本次会议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这样，安全理事会完成了议程项目的现阶段审议。

下午6点25分散会。